



昨天的故事

□于建波

这几年,战友聚会成了社会的一大新潮,我也经常与老首长、老战友欢聚一堂,痛说当年。近日,我陪文登战友王东海去莱州参加一场战友小聚会,再次体会浓浓的战友情。

我和东海都是炮连的文登兵。东海身高一米八,膀宽腰窄,是全连最壮实最能干的“大黑汉子”。他不仅训练刻苦,大小工作积极主动,而且还有一门特长——修剪果树。炮连有个小果园,种了四十多棵苹果树。每到星期天,东海就放弃休息到果园剪枝、开穴、施肥,炮连的军马和战友们粪便像炮连的战斗力一样“威猛”,一棵棵小果树被喂得枝壮叶茂,硕果累累。来自文登农村的大黑汉子凭着一身力气一身汗,创出了自己的威信,当年就当上副班长,第二年当班长,一干就是三年。

大约七八年前,我到乡下去看他,他在炕头上对我说:“建波,我当了四年兵,得了四个连嘉奖,是不是还行?”望着他略带得意又饱含沧桑的眼神,我点了点头。连嘉奖,是人民军队最低级别的奖励,可是在那个年代,一个普通士兵需要流多少汗水才能换来这四张证书?

又过了一两年,炮连张振中和吴佩礼两位老连长组建了“炮连战友群”,我入群后又来他家,把这件事告诉了他。当时,他还用老式手机,听我说完后,马上打开炕头上的衣服箱子,拿出一沓钱,到镇上小邮局买了一部智能手机。一千元人民币在一个普通农民手中有多重,老天爷最知道。

几天后东海打电话告诉我,他已经加入了炮连群,还跟一些首长和战友们私聊过,最后又说“进了群,就像是又当兵了”,喜悦之情再一次把我感动。我知道,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,四年的军旅生涯就是他人生的珠穆朗玛峰;四张连嘉奖证书,就是他无愧于一生的佐证;曾经一个锅里摸勺子的战友们,更是他一生的思念……

前天早上,东海给我来电话,说是要去莱州看望两名战友,并说吴佩礼连长也从济南赶过去。他说,他七十一岁了,耳聋眼昏,文登没有直达莱州的公交车,一人出行老婆子不放心,想来烟台,让我陪他一块走。我欣然应允,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到烟台公交总站,买好票,接上他直奔莱州。

一别四十五年,战友终于重见,当年血气方刚的小伙,如今白发斑斑。大酒店,海鲜宴,酒一半,泪一半,谁也说不出这顿饭的口味是香是辣,是苦是甜。

碰杯,碰杯,再碰杯。不知碰了多少杯,只知道碰碎了两只高脚玻璃杯。

拥抱,拥抱,再拥抱。吴佩礼老连长哭了,王东海老班长哭了,张守险老战友也哭了。这位曾在战场身负重伤、荣立二等功的钢铁战士,此刻,竟像一个出门走丢的顽童终于找回了家,激动地一边擦泪一边说:“排长,班长,咱可不能再等四十五年了,明年还得聚呀!”就这样,炮连高射机枪排的四名老兵,在莱州大地上流下了男人最宝贵的眼泪,一滴滴,一行行,如珠似玑,串联成一首最美的诗情。不仅战友们看了会落泪,就连当年耿高射机枪的军马看了也会老泪纵横。

昨天的故事没有在昨天止步,它是一名马拉松运动员,从昨天起跑,跑过今天,跑过明天,一直跑向未来……

秋天,凡是乡野,总能见到牵牛花。在老家,牵牛花也是随处可见的,门前、溪畔、田间地头、菜园的篱笆上都有,它开放在晨风清露里,伴着朝阳升起,引得蝴蝶和蜻蜓流连。牵牛花,爬满了故乡的云水地,点缀了耀眼的金秋,也装扮着我的童年。

又一次回老家,还是先去看爷爷。一番关于家庭、工作的长谈之后,爷爷又把他殷切的话语装进了我的“行囊”。爷爷已是九十二岁高龄,头发花白,步履蹒跚。他虽然没有文化,年轻时却敢于走南闯北做买卖。他也与土地打了辈子交道,他的人生经验是用一辈子验证总结出来的,是智慧的结晶。他如一棵老松树,始终保持着坚韧不拔的精神。爷爷把这些都倾囊传授于我,是我行稳致远的“精神食粮”。

出了爷爷家门,走在那条熟悉的老街上,浓郁的烟火气扑面而来,时光在这里静静地流淌。老街上的一景一物承载了我太多的回忆,它一一记录着一个个熟悉而又亲切的面孔。我边走边回想刚才与爷爷的交谈,细细回味……

走着走着,路边蔓延着五颜六色的牵牛花突然映入我的眼帘,它们精神抖擞,似在争相吹响冲锋号。我停下脚步,蹲下身,细细地看着它们。晨光里,浅蓝淡紫的牵牛花上,沾着细密的露珠,如蒙了一层稀薄的雾。它们摇曳着纤柔的身姿,

节气已过霜降,冬天快到眼前,此时正是晚秋时节。山中已是万物凋零,不再郁郁葱葱。漫山遍野看似一片萧条,没有了往日的生机和风采,这大概就是古以来人们所说的悲秋吧?

其实,悲秋是悲秋者的悲哀,丰硕才是秋天最坚实的信念。远远望去,山上的人们忙忙碌碌的身影,不正是给秋天书写的魅力诗行吗?高高抡起的镢头,深深刨下了希望和祈祷,骨碌碌滚出了胖胖的红薯和芋头,褐色的土地上瞬间长出了丰收的景象;三轮车“轰轰”的声响是欢呼丰收的喜悦音符,装满车的红苹果应该是晚秋最靓丽的风景了!那诱人的红啊,是勤劳的果农最开心的笑脸,是给秋天的一个最完美的诠释!

人们往来穿梭,把秋天搬回家中,把笑脸留给蓝天,把愉悦的心情寄给春天,把勤劳积攒给夏天,把对美好生活的祝愿赠给明天。

这便是秋天,这便是晚秋的风光!

在这晚秋时节里,我们一行数人相约去城外的小山头,一览晚秋。

从山下到山顶,杂草丛生,根本找不到可以通行的路。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草丛里盲目前行,一不小心就会被脚下

街谈物语

□姜德照

苞米的秋天节奏(三章)

拔节的秋苞米声

黄,硕大的苞米穗耷拉着头,以饱满的姿态宣示着成熟。

开始进入秋收大忙季节了。

颗粒归仓,到地里收苞米是其中的一个大活。收苞米要经历这样一些环节:把地里的苞米秸刨倒,摘下上面结着的苞米棒子,运到麦场的大堆上,然后经过手工剥皮成一摞摞苞米垛,在阳光下晒干,再到机器上脱粒,在场上把苞米粒彻底翻晒干燥,再装进麻袋,整个过程才基本完成。

刨苞米秸可是个力气活。在那一望无际的苞米地里弓着腰,斜着身子,一手抓住一棵苞米秸,一手抡起小镢头,从接地带部分下镢,一镢头刨下去,把一棵苞米秸连根刨起,放倒在身后,接着刨下一棵。这情景让我不由地联想到夏收季节的割麦子。割麦子是用镰刀,左手挽起一抱,右手用镰刀割过去。同样是弓身弯腰,可麦子比玉米秆直,直起身子能看到前面麦田的情景,能与周围的人说话。刨苞米不同,由于苞米秸子比人高,当弯腰久了,直起腰来往前一看,眼前除了密不透风的苞米林,什么也看不到。在刨的过程中,有的人手快,有的人手慢,彼此无法交流说话。

这样闷着头刨苞米,一刨就是一上午或一下午,对人的毅力是一大考验。记得小时候,秋收放假参与生产队劳动,我们小学生大多是跟在刨苞米的大人后面跑前跑后搬苞米棒子,或归拢捆散放在地上的苞米秸。有时兴致一来,也到前面拿起大人的小镢头,刨几下后就退下了。站在后面看着大人们,他们一边往前刨,一边抓过脖子上的毛巾擦汗,由此就对秋收的辛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

这样闷着头刨苞米,一刨就是一上午或一下午,对人的毅力是一大考验。记得小时候,秋收放假参与生产队劳动,我们小学生大多是跟在刨苞米的大人后面跑前跑后搬苞米棒子,或归拢捆散放在地上的苞米秸。有时兴致一来,也到前面拿起大人的小镢头,刨几下后就退下了。站在后面看着大人们,他们一边往前刨,一边抓过脖子上的毛巾擦汗,由此就对秋收的辛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

远远望去,苞米林如海,刨苞米的

人们就像一只只小舟,在海中倔强地往前划动……

热闹的剥苞米情景

一大堆一大堆的苞米棒子堆积到村头的麦场上,生产队开始组织各家各户社员到场上剥苞米皮了。

这个时候的苞米棒大多是熟透了的白皮,也有极少数属于青苞米,点缀在大堆里分外耀眼。晚饭过后,麦场上的几盏汽灯早已点亮了,滋拉滋拉响着。大大小小各种蛾子,成群结队地围着灯光扑闪,场面非常热闹。这个时候,生产队家家户户的男女老少都来到了场上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开始剥苞米棒子。

所谓剥苞米棒子,就是把苞米穗的外皮剥去,把中间干净、洁白的几层皮留下,再把贴着苞米里的那层留片,与其他苞米穗捆在一起,形成一摞摞苞米垛。那时候,生产队按照每家每户剥的玉米多少,过磅秤,按斤两给计工分,所以全家老少都上。剥出的那几层洁白的苞米皮,可以带回家,用于春节蒸饽饽和平日包子、馒头用。记得当时我舅姥姥在烟台市里,就说过这样的玩笑话:你们总是过年过节来,用苞米皮来换俺们的大鱼大肉。笑话归笑话,那是实情。当时农村人的日子比不上吃国家粮的城市人,苞米皮是他们唯一拿得出手的一种特产呢。

剥苞米棒子的时候,孩子们可没那么好的耐性坐着干活,一会儿就跑出去了,在铮亮的汽灯光下,三五成群地玩着,嘻嘻哈哈,朝着天上成群的蝙蝠扔鞋子,看到萤火虫在场边飞舞,就追过去。此时的打麦场,俨然是孩子们的一个乐园。

转眼间,满地的秋苞米开始由绿变

黄,硕大的苞米穗耷拉着头,以饱满的姿态宣示着成熟。

开始进入秋收大忙季节了。

颗粒归仓,到地里收苞米是其中的一个大活。收苞米要经历这样一些环节:把地里的苞米秸刨倒,摘下上面结着的苞米棒子,运到麦场的大堆上,然后经过手工剥皮成一摞摞苞米垛,在阳光下晒干,再到机器上脱粒,在场上把苞米粒彻底翻晒干燥,再装进麻袋,整个过程才基本完成。

刨苞米秸可是个力气活。在那一望无际的苞米地里弓着腰,斜着身子,一手抓住一棵苞米秸,一手抡起小镢头,从接地带部分下镢,一镢头刨下去,把一棵苞米秸连根刨起,放倒在身后,接着刨下一棵。这情景让我不由地联想到夏收季节的割麦子。割麦子是用镰刀,左手挽起一抱,右手用镰刀割过去。同样是弓身弯腰,可麦子比玉米秆直,直起身子能看到前面麦田的情景,能与周围的人说话。刨苞米不同,由于苞米秸子比人高,当弯腰久了,直起腰来往前一看,眼前除了密不透风的苞米林,什么也看不到。在刨的过程中,有的人手快,有的人手慢,彼此无法交流说话。

这样闷着头刨苞米,一刨就是一上午或一下午,对人的毅力是一大考验。记得小时候,秋收放假参与生产队劳动,我们小学生大多是跟在刨苞米的大人后面跑前跑后搬苞米棒子,或归拢捆散放在地上的苞米秸。有时兴致一来,也到前面拿起大人的小镢头,刨几下后就退下了。站在后面看着大人们,他们一边往前刨,一边抓过脖子上的毛巾擦汗,由此就对秋收的辛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

远远望去,苞米林如海,刨苞米的

心灵微品

□邵晓杰

开在心里的牵牛花

如次第吹响的喜庆喇叭,滴滴嗒嗒,潇潇洒洒,欢欢喜喜,惹人爱怜与欢喜,也让这个季节忽然就多了几分明媚。真想把这美景永久收藏!

牵牛花极其常见,却着实美丽,它小巧玲珑,谁见谁爱。在古诗词里它也占据着一席之地。宋朝词人蒋捷在《贺新郎·秋晓》中写道:“月有微黄篱无影,挂牵牛数朵青花小。”古人将牵牛花引入诗中抒发情怀,留住美好,而岁月如画,流年如诗,美好的事物却总在往事中搁浅,又在现实中迎来崭新的重逢。如今,美丽的牵牛花又开了,小心翼翼地开在人们的眼前。此时,我的心情变得更加愉悦起来,爷爷给予我的那份教诲在这小小牵牛花带来的喜悦中氤氲开来,倍感温暖。在这个落叶之秋,所有的美好就是这样不期而至。

秋风习习,回忆帧帧。儿时,家里养了一头大黄牛,它是父亲种地的好帮手;母亲养了一群鸭和几只鹅,下的蛋换钱补贴家用,还丰富了家里的菜篮子,更是滋润着我的成长。当然,放牛、赶鸭也是我学习之外的任务。清晨,天空还没有泛起鱼肚白,勤劳的父母已经准备下地,睡眼朦胧的我打开鸭舍的门,将鸭子赶到东沟小河里,开始它们一天自由觅食的生活。然后我再牵上那头大黄牛,沿着乡间小路走到大河边。牛跟在我身后低头吃草,而我是一副无聊的样子,左摇右晃着身体,随手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,在空中随意挥舞着,打断了高高的青蒿嫩尖,打破了近岸的一柄荷叶,打折了岸边的几根芦苇,打落了草上的露珠,惊飞了躲在草丛中休息的蚂蚱……

当看见草丛中的牵牛花时,我停下了手中不停挥舞的树

坐看云起

□林春山

晚秋风光

都紧缺,不像现在这样丰富,煤炭、天然气,应有尽有,电力充足,果树林子都烧不完,做饭取暖根本不用操心。曾经的艰难不在,而情景却历历在目,过去这个时候,山里的茅草早已被收拾得干干净净了,连草根都被刨得不见了,哪里还能看见像现在这样漫山遍野迎风飘摇的苦草啊!

过去的时光不堪回首。那个时候即便有点苦草,也断断不可以烧掉的。它的身价很高,往往被刷净草叶,然后编在草房子的屋脊上,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。可是现在,全民过上了小康生活,草房子已不复存在,苦草也得以彻底解放,逍遥自在地迎接春天,陪伴夏日,打扮晚秋,快乐一生。这是时代的进步,盛世的风景。绿水青山,清风明月,草木枯荣,人民安居乐业。幸甚至哉!

金秋十月,小时候秋收秋拾的那些往事、趣事,又回到了我的记忆。

老家地处丘陵,土地瘠薄。当年,老百姓因地制宜,裁地瓜种花生的颇多。这两种作物都是秋季收获,因此一到秋天,庄稼人格外忙活。尤其是晒地瓜干,还要受到天气的影响,如果遇上下雨,两天之内不晴天,地瓜干就会烂成“眼镜”。那时没有天气预报,种地人只能凭借自己的经验,判断天气好坏。一旦认定是好天,就与老天抢时间,这时就会全家出动,投入到晒地瓜干的大忙之中。为了不误农活,干活人中午往往不回家吃饭,而是采用送饭或带饭的方式,在坡地里吃。这正符合我们小孩子的心意。因为在坡地里吃饭热闹、开心,休息时可以捉蚂蚱,可以和哥哥姐姐玩游戏。更有趣的是看巧云,这个时候,躺在地上,仰望蓝天,静观高空中漂浮的云,变化无常,十分奇妙。看罢巧云,那个时候,躺在地上,仰望蓝天,静观高空中漂浮的云,变化无常,十分奇妙。

我家中午饭也在野外吃。父亲吃完饭、抽完烟,选个干燥的地方,用草帽遮着脸,躺在地上睡着了。哥哥吩咐我捡些干柴火,去薅些花生、摘些豆荚,我们也开始烧烤。不一会儿,豆荚烧好了花生也熟了,我们围成一圈,美美地吃起来,心里非常高兴。吃完后,哥哥趁我不防备,抓起一把草木灰,抹在我脸上,刹那间,我变成了“黑老包”,惹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
父亲被嬉笑吵醒,坐起来抽起了烟。我过去搂着他的脖子说:“你怎么这么爱抽烟?”他慢悠悠地说:“干活累了经常躺在地上休息,抽烟的人身上有烟味,小虫子就不敢靠近了。”

母亲是家庭主妇,调整好生活是她的任务。她能把地瓜干做成好多不重样的饭,因此,每年晒地瓜干时,她都要做些食材储备。父亲根据母亲的需要,让我把地瓜按大小分类,把最大的捡出来,洗净去皮,切成地瓜丝。小的除了现吃之外,剩下的等到泛黄后熟透,再晒成地瓜干。母亲晒的地瓜干软软的、甜甜的,吃到嘴里还粘牙。地瓜干表层了一层白霜,很漂亮,我们把它看成农家点心,送给城里的亲朋好友,很受欢迎。

晒完地瓜干、刨完花生,我和姐姐又转入秋拾,主要是在那些收获完了的花生地里复收花生。开始时,我和姐姐吃大锅饭,复收的花生不计多少,都放在一起保管,把换来的钱都用在补贴家用上。后来,为了调动积极性,母亲把我俩复收的花生分开保管,把换来的钱用在给我们买新衣服上,谁复收的多,买的衣服也就多。这个办法虽说起到了一些作用,但毕竟我们是小孩子,成天挥舞着小镢头,单调又累人,收获也不尽如人意。有时也能碰上好运气。有一次,姐姐在一个靠近花生地的地堰上,发现了一个田鼠洞,我们在那个田鼠洞里挖出了将近一篮子花生,却没有捉到那只专偷农民劳动果实的田鼠。

有时老天也给力,帮助我们搞秋拾。在一个干旱了许久的夜晚,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,整整下了一宿。第二天一大早,有复收经验的母亲把我们叫起来,加了些防寒的衣服,一起到地里去复收花生。原先满地都是大块土坷垃的花生地,被雨水一淋,土坷垃散开了,藏在里面的花生果露了出来。我们捡了一个早晨,发了个“大财”,心里别提有多美了。

雨后到地里捡豆粒,是老天帮我们秋拾的又一例证。那些在收割装车时受到挤压而爆在地面上的黄豆粒,被雨水一泡,一个个白白胖胖,有的还长出了小芽。我们捡回家,长芽的切上萝卜炒菜吃,没长芽的做成小豆腐,各有其用。

当年秋收秋拾的这些往事,总能让我感受到秋的魅力。

枝。先是瞪大眼睛看,又忍不住摘下一朵又一朵,把它夹在耳朵上,再放在嘴里鼓圆了腮帮用力去吹,好像真的能把它吹响似的,然后再摘一大串把它挂在牛身上,给它好好打扮一番。此时,河边除了哗啦啦的流水声,就只剩下我咯咯的笑声了……如今,那一幅幅画面仍在我脑海中如电影般回放,美好如初,历久弥新!

碧空如洗,秋风徐来。牵牛花努力地爬上了篱笆,神秘而又唯美。宋朝诗人汪应辰在《牵牛花》一诗中写道:“叶细枝柔独立难,谁人抬起傍阑干?一朝引上檐楹去,不许时人眼下。”牵牛花虽然柔弱,却勇于攀援,牵牛花敢于把它细弱的茎伸向任何一个自己想去的地方,它明白只有抵达更高处,才能让更多的人看见自己的美丽。风雨中,牵牛花楚楚动人。阳光下,牵牛花散发着迷人的光泽。它在篱笆上或疏或密,或高或低,昂然绽放。它迎着秋风,却完全是一幅崭新的气象,无拘无束,活力满满。我忽然感到更爱牵牛花了,不仅是因为它俊俏的模样和无所依凭的空灵,更因为它身上有爷爷那种坚韧的精神!

日子本无趣,有趣的是人。需要有一双发现美、欣赏美的眼睛,还要有一颗感恩、知足常乐的心。

如是。万物皆美,你在其中。

眼前山顶上的石崖让我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。童年时,每每这个季节,我们结伴到山上拾草,从东坡跑到西坡,从南耩奔到北沟,整整一个上午也拾不了多少柴草,毕竟拾草的人太多,而草很少,累了就各自找个平坦一点的石崖躺着歇歇脚。我忽然就有了一种冲动,看着眼前的石崖,我爬上去了,不自觉地仰面躺下。顷刻间,宠辱皆忘,只见天高云淡,广袤无垠的湛蓝天空给了我梦幻般的享受;飘浮着的淡淡白云,给了我无尽的想象。我醉了,我真的醉了,醉得